

刘子成
纪实文学作品选

黑道

黑帮老大 妙手神偷

黑帮老大 妙手神偷



哈尔滨出版社

善恶之鏖战

——序

序，吾未作过；今友命属，乃试为之。

刘子成同志的创作，质优量众，十几年工夫下来，已积累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而且形式多样，种类齐备，确是一位北大荒文学的突击手，多面手。据我略知，其主要著作有：长篇十部、中篇八十部、报告文学四十余篇、电视剧电影百余集（部），短篇未细统计。其中有的得过国际大奖，有的得过国家和地区重奖，光奖状即达三十多方，可见其作品的影响和份量。

近，出版社要为其出版三个系列的选集，仅《大案纪实》系列，即有四卷之多，百余万字。可谓洋洋乎大观矣！这四卷中的一些作品，读者盖不陌生，因当其发表之初，多曾引起过轰动效应，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至今尚有余响。

刘子成同志这类作品，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我想简略地点出：

一、它的及时性——也可以说是时政性。凡我市发生的此类大案、要案、奇案、怪案，皆躲不过他的耳朵。他不但自己带过枪，他的几位亲属至今仍为现役公安；尤为重要的：公安上下领导，皆视他为编外一员大将，有事必邀之，不请也自来。许多作品的形成，几乎是与案件的破结同步完成的。这一特殊条件，我看为一般作者所难具备。

二、它的真实性——也可以说是纪实性。既纪实，就不能

失实，这是基本原则。因此他此类作品，绝不许虚构假想，添枝加叶，即所谓“艺术加工”。现实大案，真名实姓，凿凿有据，作品与案件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臻于此，子成往往要跟踪案件的全过程，参与追捕、预审、取证、提监……等等，以确保其作品的真实可信度。

三、它的艺术性——也可以说是可读性。纪实文学，是否就排斥艺术生动性？非也。子成恰能做到：可读性强、感染力强、警示性强——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人物刻画，特征突出，毕肖其人。心理描写，细腻缜密，纤毫可察。揭示案件深层隐密，追寻线索曲折发展，其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之态势，当然会激起读者的悬念期待。

我举此三点，绝非子成此类作品的特点全貌。我深知，他的创作思想，是置根于深厚的现实主义原则；我认为，这正是他的成熟之所在。为人生、为社会，绝不讳言自己的政治性和倾向性，这是在商品意识大潮冲击下的、最可宝贵的独立品格。当前那种无病呻吟的、虚无迷惘的、享乐至上的……等等流行病毒，四处漫延而见怪不怪，但在他的创作上，尚未看出受到感染和侵蚀的迹象。我愿他，能固守住这一片纯洁的圣土。

我和刘子成同志共事多年，手足胼胝，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一起滚爬跌打，有时彻夜对床论辩，每每为培养出一个新人而雀跃，为发现一篇佳作而击掌。忆及此，为人作嫁衣裳，不亦甘而乐乎？子成之为，更令人啧啧称道，他热血直肠，助困扶危，待人醇厚，尊师爱友，颇有古侠义之风。每次与他一起外出组稿、办班，皆会留下一串串的义举故事。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热心人、忠厚人、直爽人、实干家。

当他的《飞来的仙鹤》初稿完成时，我就感到他在写作上有一股灵气，在文笔上有一种大气，在事业上将成为大器。受一时冲动的驱使，我曾赠其一首五古《鉴友》诗，寓亦祝亦戒之意。记得拙句为：

黄土贵于金，插柳遍成荫。

竹节笋前作，松老不烂根。

马有失蹄日，鹁子会翻身。

龙行云带水，虎死尚有神。

莫望满时月，潭深可照人。

子成正当壮年，苦恋乡土，热爱生活，文思泉涌，文笔正健，我衷心祝他佳作叠出，层峦更上，今，仍以此诗赠之，期以虚怀、奋进、昂勉焉。

是以为序。

陈 昊

1998. 3. 12

总 目 录

· 黑 道 ·

- | | |
|------------------|-----------------|
| 第一章·暗夜,仇神大拼杀/1 | 第八章·一个男性化的女人/53 |
| 第二章·现场勘察/6 | 第九章·疯狂的报复/59 |
| 第三章·火化场寻来的证据/9 | 第十章·少女的自由/73 |
| 第四章·郊区,绿荫下的小院/12 | 第十一章·特侦的功勋/79 |
| 第五章·谋杀,在太阳岛上/17 | 第十二章·零点行动/89 |
| 第六章·特侦行动/26 | 尾 声/100 |
| 第七章·轟轟轟老駒巴之死/43 | |

· 贼·王·

- | | |
|-------------------|--------------------|
| 第一章·重要情报/105 | 第七章·洛阳,牡丹花开了/148 |
| 第二章·火车上,吴元被窃/115 | 第八章·贼王在哪里? /156 |
| 第三章·他们是一伙什么人/121 | 第九章·沧州,开黑店的大老赵/161 |
| 第四章·侦察员的报告/129 | 第十章·千里擒贼王/167 |
| 第五章·战幕拉开/134 | 第十一章·老局长的独特战术/180 |
| 第六章·追捕队从哈尔滨出发/143 | 第十二章·女警官夜审贼王/186 |

第十三章·黄瘤子的艳遇/190

第十四章·女逃犯的“名片”/199

第十五章·浪花湖畔擒飞贼/206

第十六章·啊，女人的心/214

第十七章·流氓王的小妾/225

第十八章·小吓米和女哑巴/234

第十九章·女贼王与男军师/240

第二十章·哑证——双圈无字木牌儿/
248

第二十一章·隐在铁路线上的“毒蜘蛛”/256

第二十二章·天平上的“砝码”/269

第二十三章·在另一条逮捕线上/273

第二十四章·“五十九分”与人生悲剧/
278

第二十五章·姚大王的健身术/286

第二十六章·揭开军师的面纱/294

第二十七章·抱孩子的报童女人/297

第二十八章·“隐形人”在松花江里沉没/
303

第二十九章·牡丹江没有“五合楼”/307

第三十章·泰山上的幽灵/311

第三十一章·手铐铐在眼前/315

第三十二章·浓雾散去的首晨/320

第一章

·暗夜，仇神大拼杀·

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随着 1903 年俄国蒸气机车的第一声长鸣便诞生在中长铁路线上。后来，被西方人誉为“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

这座城市，以异国建筑风格之美闻名遐迩，但也以历经匪患令人恐惧。仅以解放军在 1946 年到 1948 年两年间清剿匪患为例，就击毙大小土匪七十二伙，达一千四百余人。

这座城市在诞生的时候，中长铁路便将全市阻隔成为道里与道外、天堂与地狱门挨门的两个世界。

道里区是洋人的天堂，古罗马建筑，索菲亚教堂巍峨耸立，石块铺成鱼尾纹的马路上昼夜高车大马，金发碧眼的女郎牵狗穿街，霓虹灯下花红酒绿，连绵不断的手风琴与萨克斯管的爵士音乐彻夜不息。

道外区是棚户拥挤的劳工区、妓女院、大烟馆、花子房、七歪八扭的桃花巷、裤裆街。昼夜有妓女们以哭代笑，叫花子沿街乞讨的呻吟。

旧社会闹匪，不足为怪。然而，没有想到这座被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第一个解放了的大城市，在匪患灭绝后四十三年后的今天，重新出现的这伙土匪——“哈尔滨市刀枪炮”，竟比老土匪更凶更狠手段更加残忍。

1988年春末夏初，一天深夜十二点刚过，一辆出租面包车快速行驶到某大银行门前戛然停住。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穿纱质新婚礼服、头戴几朵艳丽小花儿的新娘子小美，步履轻盈地手扯礼服的长衣襟拾级走上银行门前的台阶，抬起戴金戒指的手按响了门铃。

铃声，在灯火辉煌的营业室响起。这里，值班的四人，两名干部、两名经济民警正守着钱垛和装金子的大铁柜，围在桌前打麻将。

听到门铃的响声，青年男子小柳站起身，说：“我去看看。”他拎着枪来到门前，机警地将铁门上的小瞭望孔拨开，纵目望去。禁不住惊喜地叫出声来：“小美！”

门外的小美，听到新婚丈夫的声音，用高尖的红靴跟儿踢着铁门：“快，放我进去，快放我进去。”

“有事？”小柳迟疑着未开门，因为银行值班有规定，即使是熟人半夜叫门也不准许开。

“人家睡不着嘛。”小美在外面喊叫着，并“砰砰”用脚踢门。

值班打麻将的胖子，四人中他岁数最大，扭头问：“小柳，是谁？”

小柳扭头答：“我爱人。”

接下来，两名经济警察一人一句：

“好嘛，新娘子找丈夫。”

“结婚三天值夜班儿，受不了。”

胖子眨巴一下小眼睛，看看桌面上已码好的麻将牌正等开摸，便说：“小柳，让她进来吧。”

小柳得到带班班长的允许，“稀哩哗啦”开了铁门。

新娘子尚不待关门，搂住开门的新郎小柳就吻。

小柳毫不含糊，扔下枪抱住新娘子就啃。那女人的头在铁门上乱蹭，她发出痛快但又似病态的呻吟。这是女人的满足。

突然，银行大楼停了电。小柳忙拾起枪，欲去关门。正在这时，七八个蒙面大汉手持强光大手电，端着枪，闪电般冲进室内。

新娘子小美从新婚礼服衣襟里抽出早已锯断枪管与木把的双筒猎枪——似电影佐罗使用的大匣枪，将新郎小柳用枪逼到麻将桌前。

四个值班人，全被蒙面人用枪吓住，举起双手惊恐地站着。

蒙面人之一，他们的头儿马五，指挥两名蒙面同伙砸开大铁柜，将里面刚从民间搜集买来的十二斤金银首饰装进随身拎来的有号锁的小箱子里。

此时，新郎小柳，见新娘子来是为了领人抢银行，他愣怔，疑惑，继而仇恨，想悄悄地摸起刚才放在麻将桌上的枪。但，他的新娘子小美眼尖，识破了他的企图，她用曾经搂过他的脖子、抚摸过他身体各部位的小手，勾动了板机。枪声中新郎栽倒在地，饮弹而亡。

余下三位值班者，吓得连呼吸都几乎停止了。

马五在枪响时，已经把金银首饰装进小箱子里，为防止万一，他用手铐子一环铐住小箱子的提梁，另一环铐在自己的左手腕子上。他来到小美面前，冲她说：“干得好，宝贝儿，就这样。”他说话时手中的枪连续响着，三名值班者一一倒地，当即停止了

呼吸。

马五说了声：“撤。”

新娘子小美端枪在前，马五居中，几个蒙面同伙断后，向门外走来。

他们刚出银行大门。突然，从正面、左面、右面，各有枪支向他们射击。

马五、小美等蒙面人被弹雨压在银行门前的水泥柱子后面。

马五发现，向他们一伙射击的人，人人戴着面具，个个坐在雅马哈摩托车上。

“不好，遇上雅马哈暗杀队了！”马五拎着小箱子刚想从右路冲出去。

突然，一个身轻如燕的戴面具人几个空翻来到他面前，只见他手起刀落，马五“妈呀”一声惨叫，他的手被砍掉了，连同那只装金银首饰的小箱子一并被夺走了。

于是，马五边举着断了手的秃胳膊，边冲拎箱子翻着跟头离去的人喊：“喂，够朋友，金子拿去，把手留下。”

只见那个砍他手的人，在他跨上摩托车之后，才从小箱子拴着的铐子里抽出马五的断手，抬手用力扔了过来。

马五拾起断手。

小美在那人扭头扬臂扔出断手的一瞬间，她认出了他，她刚想喊他：“小、小飞……”

“哒哒哒”一梭子弹，将小美打得低下头去，隐在石柱后面难以抬头。等枪声停止后，她再望去，那伙人已经骑在摩托车上，准备走了。

马五忍痛说了声：“快撤！”

两伙人：马五一伙蒙面人，小飞一伙戴面罩的人各自上车，向不同的方向开去。

雅马哈队走了；

出租的面包车也消失了……

第二章

·现场勘察·

黎明时分,银行门前的各条通道戒严了。

各种警车、摩托车停在这幢古罗马式的坚固建筑前。

营业室里,录像机喇喇响着;照相机镁光灯频频闪耀。弹道专家、痕检专家,忙碌着寻找罪犯可能留下的痕迹。法医对四个饮弹而亡的值班人正在做尸检,包括测试尸凉与观察尸斑……

分局长臧光宗是指挥侦破过多起特大、重大案件的老局长,他在这条战线上工作了大半生,已满头白发,但精力与智力是全局分局长中令人称赞的;谦虚好学,聪慧过人的梁伟副局长做老局长的助手,他在主管刑警工作的岗位上殊劳累累。此刻,梁伟正在问讯刚从家里被车接来的支行副行长:“牛行长,铁柜里的金银首饰,总共有多少?”

牛行长思忖半天，还得翻出入库账本答：“大约十二斤。”

为什么不入库呢？”

牛行长迟疑地答：“说等、等试完金子成色再入保险大库。”

这时，市局局长陈永才，主管刑警的副局长刘也和刑侦处长王世权，接到报警后也赶到了现场。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火速赶到了。

臧光宗看着现场，对陈永才局长说：“这可能是熟人叫门，然后，持枪行抢。但这伙人刚出门时，又遇上了黑吃黑……”他指着门外水泥柱子下面的滴滴血迹说。

陈局长点点头：“这么说还有一伙歹徒？”

“是的。”臧光宗回答完便在屋里仔细看着，踱步思忖着。守在门外的刑侦人员都眼睁睁地等着他拿出方案来，好领取任务，迅速扑向目标。此时，做为分局长，现场指挥不能不冷静，他知道从现场勘察迈出的第一步，判断正确，就是真理，就能尽快地捕获罪犯；然而，一旦现场指挥失误，把拟定的侦察方向搞偏了，罪犯将会越逃越远，破案工作将越来越艰难……

曾经破获过黄骝子集团特大案件的刑侦队队长哈红以及刑侦队特别侦察员李景涛、神探老沙、王田、大龙等立过功的刑警们都急切盼着等技术侦察人员勘察完现场，撤离后，他们再去看一眼现场，好领取任务即刻出发去追捕罪犯。

刑警们见臧光宗站在银行的铁门旁，眼睛发直地看着门上铁皮翘起缝隙的地方，感到有了希望。

破案工作就是这样，只要有了蛛丝马迹，侦察员们会猛追到底，直到抓住罪犯。

臧光宗在门旁看了半天，还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对技检人员说：“你们来！”

两位技术人员来到他面前。

臧光宗举着放大镜，指着镜子下，夹在铁皮缝里的四寸来长两根头发丝儿说：“女人，叫开门的肯定是这个女人！”

技检人员忙用小镊子取下那两根发丝。

第三章

·火化场寻来的证据·

刑警队长哈红,穿着便衣,胸前戴一朵小白花儿,清晨来到了火化场。

因为今天,在银行值班的四名饮弹身亡者,得到法医允许后,将送来火化。

九时刚过,四辆卡车拉着四具尸体驶进火化场大院,依次停在火化炉前。哈红挤在送葬的人群中察言观色,每一个送葬家属的异常表情,每一位议论者的窃窃私语,她都仔细扫瞄,侧耳细听。

在第三具尸体旁,一位年轻少妇哭声悲痛,似在长嚎:“你死的冤啊,死的暴啊,抛下我怎么活啊……”但是人们听来却有故作姿态之感。

随着她的哭嚎,送葬者中议论纷纷:

“是呀,结婚才三天,扔下个小寡妇!”

“哎,小柳(死者)啥时候认识这个女人的?”

“认识半个月就结婚了。”

哈红把议论者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她发现一个长得肥胖、身材矮小、黄眼珠儿黄头发、唇边留着小黄胡子的中年男子，在搀扶痛哭着的小美时，顺便把一叠少说千元的拾圆票面的人民币塞给她，并小声叮嘱：“小美，这是五爷的一点小意思……”

小美把塞进她衣兜里的钱复又掏出来，转悲为怒，咬牙切齿地说：“你，你打发要饭儿的吗？”

那胖男子尴尬地笑笑说：“五爷也等钱用，他的手……”

这段奇怪的与火化场气氛极不相符的怪现象，哈红看得真切。

火化场的大烟囱，往晴空喷吐着浓黑的烟龙。顷刻间三天之前还又说又笑、边打麻将边值班的四个欢蹦乱跳的人，化为一缕青烟了。那股直上云霄的黑烟，被风一吹，化做晴空飘逸的云丝，片刻之后便什么也看不到了，只有如洗的蓝天。

哈红早已躲进火化场放置骨灰盒的灵堂里，在那一排排高大的存满小方盒子的木架前走着，寻觅着，佯装是来取骨灰盒祭奠亡灵的。

小美在她的同学绰号叫“一盒粉”的姑娘搀扶下，在手托骨灰盒的黄眼珠胖子的引导下，一行人鱼贯而入，挤到存小盒子的木架前停下。这里，哈红正低头摆弄着一个盒子。

胖子把骨灰盒举到高高的木架上，推进一个小方格子里，小美则由于身子不那么高，只好跷着脚，仰着头，泪眼凝视着骨灰盒上面她男人小柳的照片……她哭得伤心，几乎是顿足捶胸。

在小美号啕大哭时，她的披肩长发正好搭在她身后木架上哈红摆弄的骨灰盒子上。侦察员的巧妙在于神不知鬼不觉地借摆弄小方盒子之机，用指甲刀削断了几根小美头上的发丝。

经技术鉴定：发丝的色泽、光度、柔性、粗细、血型，跟在银行门上遗留下来的发丝一模一样。据此，完全可以断定：银行被抢

特大案件已有线索——小美是作案者之一。

但,究竟是一伙什么样的人开枪入室、杀人强抢的呢?显然,绝不是小美孱弱的女子一人。那么,她的同伙都是什么人呢?现在藏匿何处?他们杀人抢金成功出门时,遇上的一伙又是什么人呢?另外,丢失的十二斤散碎金银首饰现在何处?

一大把鱼钩似的问号在臧光宗局长和负责刑警工作的副局长梁伟头脑中真是搞不清理还乱。

为一网打尽这伙不同寻常的作案者,先由分局把侦破方案、实施措施呈报市局党组。市公安局党组经过讨论,连夜将这一切切实可行、无一疏漏的侦察方案呈报市委、市政法委。

很快,各级领导在那份侦察报告上均有批示。于是,派特侦打入内部,调动警力外围配合,一张大得无形的法网张开了,罩在每一个参与作案的“刀枪炮”成员头上……